



栗谷全書

儀 乃

廿三十七

~16
2426
8



和
2426
37-8

栗谷先生全書卷之八目錄

啓

請擇任大學諸官 啓

論銓曹請託之失 啓

請革兩宗禪科 啓

辭副提學 啓

請移補金孝元 啓

陳黃海道民弊 啓

辭藝文提學 啓

辭大提學 啓

再 啓



三 啓

辭吏曹判書 啓

再 啓

三 啓

辭大提學 啓

辭右贊成 啓

辭大提學及遠接使 啓

復 命後陳一路民弊 啓

辭兵曹判書 啓

六條 啓

六疏後請罪 啓

議

立後議一

立後議二

栗谷先生全書卷之八

啓

請擇任太學諸官 啓 乙丑

太學之官教誨胄子責任至重若不擇人非但無所
矜式反為儒生笑侮之資故近來別擇師儒使之導
率而成就之其意甚盛所當精選以期丕變而頃日
加揀擇時不察人物當否徒廣其數多有混雜之失
殊無遴選之意請令該司改擇有學識者以重師表
之任

論銓曹請託之失 啓

頃緣權女效當國政出私門初入仕者不問賢愚惟視



賄賂故官不得人吏不稱職生民塗炭職此之由去
 姦之後朝野拭目佇見清明之政而 聖教丁寧公
 論繼發為銓曹者所當革其舊習一徇公道以答願
 望而恬不動心略無所改至於都目大除之時及轉
 動之政許多初入仕者皆以請託注擬只以孝行一
 人為塞責之謀其不奉 聖旨不有公論無異權姦
 在朝之日若不痛革此弊則政必日紊無以為國至
 為寒心請吏曹堂上色郎廳推考重治以祛徇私廢
 公之習

請革兩宗禪科 啓

兩宗禪科為治平疵政 聖明累德異敘朋興正氣

消沮人心憤悶公論鬱抑者垂二十年 聖明豈不
 知邪教之不可崇公論之不可過哉特以 文定王
 后賓天未久不敢輕改 遺教故遲遲至此耳臣等
 亦臣子也豈不知哀慕 先后以體 上意乎但眾
 怒如水火不可力制公論是元氣不可摧喪若拒公
 論拂人心陷 國家於危亂之域而只保邪教則必
 非 文定王后本意也統領僧徒自有州縣有司不
 待兩宗之有無也先儒尹享釋論語曰如其道雖終
 身無改可也如其非道何待三年未審 聖明以禪
 科之設為道耶非道耶臣等之論執不過爭是非而
 已未審 聖明以 中廟之革禪科為是耶非耶知

享從
火

是而不能從知非而不能改則吾道已矣國脈何依
自 上既拒兩司而至以風俗之不純責政院之輕
啓 聖明此言非 國家之福也必使居喉舌之地
者依阿承順默無可否然後風俗乃純耶君出言自
以為是而卿大夫莫敢矯其非此衛國之事所以日
非也豈可使 聖明之朝乃有此習耶昔者任士洪
進言于 成廟曰近日臺諫好為煩論宜稍示罰
成廟責以失言後乃貶斥臣等竊恐士洪之姦有以
窺伺 上意而復起於今日也具瞻之臣耳目之官
豈皆好為騷擾者哉勢不得容默耳伏願 聖明遠
法 聖祖之納諫近遵 神考之革邪末罷兩宗禪

科以鎮人心

辭副提學 啓 乙亥

無狀小臣遭遇明時內忝侍從外叨方伯疎謀謬策
十發九誤涓埃未效只辱名器加以孱弱之質血氣
向衰危機敗證乘勞竝發不克支保勢將顛仆分當
屏伏畢命溝壑適值 國有巨創皇皇罔極臣子之
義不敢退歸扶曳上京 聖恩天覆非徒不加譴責
乃授以論思長官屢賜休告期以就職感激惶恐措
躬無所 經筵之官國家極選而長官之職尤所難
慎上以輔養君德下以維持公論所該者廣非一官
守一言責之比也苟非學行兼備為清論所重者則

不敢居其位焉况今 殿下盡誠大事哀禮兼至孝思之實聳動四境朝野延頸拭目曰吾 王之孝卓冠百王將必推是心典學誠身以興政治以養黎元東方萬世之治肇基於今日矣悲喜交極風草方偃此正 殿下充廣善端進德修業之一大幾也將順啓沃助成允德責在玉堂當擇第一人物能任陳善格非之責者俾爲長官以冀熏陶之益豈是如臣淺薄輕粗者所可一日冒處乎今以臣之才智學識精神筋力揆以分義反覆揣度決不能堪此重任請改臣職擇授其人

請移補金孝元 啓

臣有所懷不得 面對今因拜辭不敢不達金孝元補外之說非但大臣之意與臣合實是士林間公論自 上憂六鎮委於武夫之手欲以文士有名望者廁坐彈壓 聖意所在實非偶然若使孝元康強無疾則因此報恩誠得其時第孝元身氣偏虛疾病深重自去年以來不能齒於平人有時臥不省事者累月盛夏尙不能脫襦衣將此筋力受任於塞北顛頓霜雪之中則緩死爲幸安能有所籌畫以爲固邊之計乎然則富寧一邑實同無宰禦侮之虞將畀何人乎且大臣之意只以孝元與沈義謙曾相疵議迹似懷嫌因此人言紛紜恐啓不靖之端故欲以兩人暫

補外職以為裁制鎮定之策而已非以孝元為有罪而欲放逐之也 聖慈亦欲以此人為重於北陲非以為可惡而比於貶竄也病之輕重自上豈能詳知乎禮曰弊帷不棄為埋馬也弊蓋不棄為埋狗也狗馬微勞尚獲帷蓋之報况孝元曾作侍從出入經幄豈無狗馬之勞乎北邊決非養病之地頃日武夫之有病者尚以臺論得遞而言官明知孝元必不能堪而以出於 特命故不敢 啓遞耳臣言輕淺難以取信於上如以臣言 下詢大臣擇可堪鎮邊者授富寧而內地殘僻之郡授孝元使之蘇撫我氓兼養疾病內全君臣之義外固邊圉之備則 聖

德益厚士林感動矣臣不勝惶恐敢 啓

陳黃海道民弊

啓 庚辰

臣竊聞 祖宗朝奉 命出使之臣復 命時以所聞所見民間弊瘼書 啓則自 上下于公卿詢議釐革今臣雖非奉使之臣而久處畎畝日覩民瘼且臣上京之時邨民多有羅列馬前號訴所悶乞達天聰者臣今詣闕不敢默默撮其尤者條錄于左不勝惶恐

一去年黃海道秋事七八月之間禾穀甚豐茂緣隕霜太早不能結實水田則稍有豐稔之處而閒閒亦多不實若田穀則全無所收廟議只聞豐稔之名不

究其實勒定全稅民方阻飢而督促甚急富者賣田貧者流離侵及族鄰冤號苦楚之狀有不忍見今則已無及矣但自今年將未定三斗之稅若然則民間之苦每每如此何可支保大抵黃海之地多田少畝而土品比之下三道則饒瘠懸絕若下三道出稅四斗則黃海道雖減半亦不均平况只減一斗乎民情皆所不樂而年年踏驗之弊亦不可不更張故民間父老解事者咸願黃海之稅定以二斗云

一黃海道軍卒赴防之弊朝廷非不詳知而西鄙關重不能改轍一道殘傷職此之由今聞平安兵使以壬戌年後闕防之軍鈔錄狀 啓而厥數甚多其中

海州爲尤甚蓋緣當身現存者少而以一族充送故其弊如此且所謂闕防者非盡不至防所者也或立防垂畢未滿數日而被侵糧盡脫身逃走者亦多而不分輕重皆論以闕防今方督送民間騷擾不勝其苦追鄰逮族累累相繼今雖入送其勢必如前逃走無益於彼有害於此民情皆願今後申明軍令俾無闕防而往年闕防之軍若當身現存則徵其價布入送西邊使之召募給價立防若其逃亡物故老除者則特垂 天恩勿侵一族以蘇民生云

一西海島中漁船全集捉魚船各有稅置籍收稅而或黃海漁船捉魚于忠清全羅兩道海中則其處官

吏又籍其船而上其名于該曹收稅于本道本邑故捉魚人等或變易名姓不告以實本道按籍而推捉其人則多不知所在追捕鄰近榜掠備至而終不能得者甚多故戶曹徒擁虛簿貽弊沿海州郡而已收稅實難夫以一人之船既籍于本邑收稅而以一二度出入他道之故又籍于他道實非王政薄稅斂之道况徒爲騷擾而實不能收稅民情皆願本道漁船只籍于本邑而勿籍于他道他邑假使籍于他邑亦當於置籍之邑收稅而勿徵于本邑云

辭藝文提學

啓 辛巳

竊聞明王用人各因其才其所不能不強使爲故君

不失人臣不察官相成其美而不著其疵焉小臣於言語文字之學雖不可謂元不從事而若於詞章則性既不近且不用功加以近年以來疾病連綿氣衰神耗全廢鉛槧固不能以翰墨爲業矣今者不意特命兼帶藝文提學伏觀故事則藝文館專掌詞翰之事非以文章自任者不敢濫膺是選也臣誠惶慄羞汗無地措躬世俗觀人不究其實只取其名以臣於科場間僥倖占魁之故遂日以爲習於文章臣抱悶默無以自解知臣莫如君敢此仰達伏望 聖慈深諒危懼還 命減下使得安心供職

辭大提學 啓

小臣只是空疎一病人耳際遇至此誠非始願 聖明含垢試可列卿已踰涯分戰懼憂悶寢食不安不意今者誤授文衡重任承 命驚震置身無所伏惟盛朝多士濟濟此任何故謬加臣身乎此實朝廷之至羞也目今文風滅裂師道荒廢俗尚詭詐士乏實行狂流四潰勢難防遏雖得學可爲師文起衰世者授以此任猶恐不能匡救况如小臣愚騃鹵莽者安敢抗顏冒忝自取瘵曠以負 聖明乎抑念我國接待華使以詞藻爲重故從前典文衡者未有不尙才華者也今臣自少只讀經書不習辭章到今衰病日甚全廢鉛槧其於詩學旣不能自力又無以辨人之

優劣只此一事亦難堪任伏望 聖慈俯諒危懇亟命改授可堪之人以重作成之任

再啓

小臣受氣虛弱恒抱疾病多年退閒如保嬰兒僅能支持今承誤恩優以高秩授以劇職辭不獲免感激戰慄不敢自愛卯酉趨仕勞傷致疾加以觸風感寒沈綿二旬累受 恩假雖得少歇頭目之間眩氣猶重動必氣急膚汗股戰自度筋力勢難供職而竊觀數易之弊使庶績咸隳似當矯革今臣受任日淺未效涓埃遽爾遽免涉於自便非夙夜奉公之義故作氣強出來謝 恩命竊有危懇茲敢仰願以臣精神

氣魄雖只委地部力小任大猶且不堪而乃益之以文衡重任是猶強責稗子以舉萬斤之重也焉往而不敗哉錢穀之務文翰之藝正相背馳雖以高才決難兼任兩盡其職况以臣才劣重以痼疾者乎自臣忝冒度支以來未遑看一卷書每於簿牒倥偬之際藝文之吏示臣以製述文字使之斤正臣於此時神識茫昧實不能辨其工拙雖閒漫之作猶當明示優劣以為勸懲况事大交鄰文書其可草草放過乎曾試以驗然後益知其終不能堪也至於儒習之誤文風之壞尤非臣力所可振救以此憂懼將成心恙誠不可抑行之伏願 聖明量度臣才矜憐臣病 命

解文衡擇授其人使臣得專一職以盡犬馬之誠公私幸甚

三 啓

伏承 上教丁寧感激之餘惶悶尤深竊聞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禮有節文必度其臣之才力而授之職以責其成忠當盡命必自度其才力而受其任以致其身君不度臣之才則為枉其人臣不自度其才則為賊其身今臣病弱眾所共知 天鑒亦應洞照以臣之才以臣之病乃兼度支文衡二大任而能不僨事者萬無其理臣之憂懼為如何哉文衡雖非劇務必須完養精神涵泳簡編然後可以自進其學

亦可以爲人之師矣今以滅裂之學勞心薄領之間而能兼是任豈不難乎况臣於詩學久不從事今雖勤用其功猶恐不成明年華使之來雖不可預料而大提學必當接待之任我國素以詞章頡頏中朝名士若不能抵當則爲國恥大矣當今豈無詩學之人而必委重於疎劣病臣以成一大錯乎臣誠愚直不敢飾辭仰瀆伏願深思亟命遞文衡之職

辭吏曹判書

啓 壬午

小臣空疎驥駉最出人下學愧致用材非世器自分溝壑不敢求進 聖量藏疾收召不置爵位之隆誠非始願不意今者誤恩橫加銓衡重任授之非人間

命戰慄置躬無所竊念今之銓長卽古之宰相古稱安危係於宰相銓長得其人則仕路清而百職舉人心可淑世道可變而國以之安焉銓長不得其人則仕路溷而庶績隳人心趨利世道日卑而國以之危焉人主之責只在慎擇冢宰而已今茲 聖明臨御望道求治而未見成效者實由天官未能舉職故也宜擇識鑒精明秉心正直之人以授重任而疇咨之舉乃及愚臣觀聆駭異具僚解體眞所謂歇後作相時事可知者也臣是何人乃敢謬當關時運繫盛衰之大任乎臣之才迂病痼百無所能不特國人知之天鑒之明無所不燭曾已試可寸效未著豈可強委

以必不堪之職使之僨事敗身也哉今臣狗馬之疾
尙未痊復而久稽謝 恩益切惶怖作氣拜 命敢
瀝危悚伏惟 聖明察臣非負重之才諒臣非文飾
之辭 命解臣職授以可堪之任使得隨分獻忠公
私幸甚

再啓

伏承可合之 教不勝惶悶之至臣竊聞王者用人
各因其材故孟公綽以爲趙魏老則優不可以爲滕
薛大夫今臣疎愚輕淺素無藻鑒加以痼疾在身精
神昏昧尋常職事尙多痲曠其於進退人物陶甄世
道之任決非所堪此何異於責聾以賞音責瞽以辨

色哉古人有言曰僮子備官魯其亡乎其是之謂歟
一國銓衡非戲劇之地不合輕試于非人安危治亂
所係至重臣何敢冒據以誤國事乎昔者漢臣汲黯
泣告武帝願爲中郎此則退託之辭雖非今日之比
而第臣忝居 經幄已踰涯分矣倘得處以閒局使
之出入禁闈補過拾遺則臣之至願也伏望 聖明
命遞臣職爲官擇人 國家幸甚

三啓

伏承 聖教不勝感激累瀆 天聰至爲惶恐而心
懷憂悶不敢不盡達於 聖明也臣聞古人有言曰
欲法堯舜當法祖宗竊思今日之政不舉治不成者

良由 祖宗良法美意久廢不行而近日謬規弊習
反如成憲故也 祖宗朝特重銓衡之長必極一時
之選或以三公領之或以重臣兼之豈如今日取次
充位也哉昔之居是位者以國政世道爲己任鑒別
極其明掄選極其公主張一時清論而郎僚只補其
所不逮而已今則館閣清選一委之郎僚無復置意
於其間只以注擬微末之職爲己責而亦復瞻顧前
後以請託高下爲輕重就其中公私相半者則時論
稱善故清議在於郎僚而不在於長官由是冠履倒
置不成紀綱焉昔者該官各執其職正事格王恩命
雖出於上而如不合公議則必覆逆不已不以阿從

爲敬今則咸以爲該曹只當奉行文書如有錫爵之
命則不問臧否而惟 上命是順此真所謂三旨宰
相者也吏曹有考功之司故昔之考功者檢察百僚
之勤慢有不稱職者則隨現汰去故百僚奉職莫敢
怠忽今則銓曹只掌除授而其於考課不知爲何事
用是百司解弛庶績皆敗焉此等痼弊數十年來莫
知釐革時人耳恬目熟以爲當然今以臣之才望其
能革舊誤而反之正乎假使愚臣不自度量強欲盡
心其能上格 宸衷下愜衆情乎 聖上明燭事理
歷覽古今曷嘗有一介迂儒持國政柄而能免禍敗
者乎况臣天賦疎曷素不諳人情物態今欲以孤根

弱植自奮於羣譏衆笑之中效愚售忠則將必左右
掣肘決無所裨益矣如欲隨行逐隊以遵俗例則亦
將上負 國家下負所學生當抱羞死不瞑目矣百
爾思之決難供職恭惟 聖明天地父母伏願 俯
察危辭矜憐至情 命遞臣職量才授官以全君臣
之義

辭大提學 啓

小臣本一空疎病人也濫承 天寵叨忝重任材輕
力薄倍勞神思疾病連綿二歲之內眩證重發者凡
三矣其他小恙靡月不作氣血消耗精神昏昧今冒
參贊固非所堪而職非劇地猶可尸位若所兼帶大

提學則事大交鄰辭命所萃作成人才專出其手而
小臣久病之後餘眩猶存拋放簡編疎棄翰墨方寸
倘恍有若迷方之人尋常文字尙不記念其於一國
文衡豈可竊位自取債事乎如臣腐儒兼有痼疾而
位踰於才只得閒局出入 經幄親近 耿光涯分
已極志願已畢此外絲髮之務皆所不堪臣雖無狀
不敢託疾避事伏望 聖慈矜察危衷爲官擇人
命遞文衡之任改授可堪之人不勝幸甚

辭右贊成 啓

臣本空疎腐儒加以痼疾在身百無所用 聖恩天
涵不遺管蒯得從大夫之列已爲越分誠不自意誤

恩橫被濫躋正卿恒懷戰慄坐待致寇至於貳公之命又出夢寐之外驚震跼踖置身無所歷觀古今如臣無狀者致位崇班誠所未聞玷辱名器傳笑四方非細事也臣舉何顏敢犯冒進之戒乎况用人之規非有賢才過人者則必計踐歷不可遽以新踰舊今臣釋褐未滿二十年恒疾在野而立朝實仕爲日甚淺有何才德功勞而一朝驟陞至於此極乎揆之分義既甚乖理揣以利害亦非佳福伏望 聖慈矜察愚誠曲全微物 亟命改正以重名器

辭大提學及遠接使 啓

累塵 天聰至爲惶恐臣之固辭實抱悶迫非出於

應文備禮而已臣之冒忝崇班既辱朝廷而又有所大不堪者不敢不達尤不勝戰慄之至華使之來典文衡之人例爲遠接使若平日擇詞章足以華國者居是任則接待境上無辱 命之虞今臣疲病百脈解緩其於迎接之禮亦必失於周旋矣雖然只勞筋力而已則假使顛踣中路義無所辭矣至於詩學本非所長加以年來沈眩之證甚重精神茫昧不事翰墨儻值華使善於詞藻則臣必不能酬酢大貽 國家之辱矣臣於平日每辭文衡者正爲今日之憂也臣非飾辭情勢實然伏望特加 睿念命改正臣職兼遞文衡及遠接使俾無取笑於華人區區無任懇

祈之至

復 命後陳所經一路民弊 啓

臣聞 祖宗朝奉使之臣還朝則必採民情上達云
臣所經平安黃海兩道之民多有呈狀訴悶者採其
一二可施者書 啓伏願試垂 睿察焉
詔使之來未有如今日之急迫者列邑倉卒應辦倍
傷民力民情皆願 國家賜民田租之半以償其勞
費云

驛路凋殘莫甚於今日平安館軍願如黃海道收合
館馬價布於軍戶使得支保云黃海館軍則欲破未
定之規此則似難粹變但闕戶旋即充定使應役者
衆則可以支持立馬之數或有不滿舊額者皆望加
立以充舊額云

平壤安州二邑之民皆言頃年救荒時分給久陳不
可食之穀今將督納以正穀民不能堪臣問於監司
盧植則以爲實然云下問厥數于監司處雖不全減
若減其半則庶慰民情云

黃州邑小民寡田結亦不過三千結官屬甚少故不
論軍民役以官屬毒遍一境民情欲革判官不然則
願以他邑之地添入使民物有裕云

辭兵曹判書 啓

小臣奉 命無狀接待失宜上軫 聖憂下招物議

兢惶跼蹐置身無所而千萬意外叨忝西銓之長尤不堪戰慄之至臣聞用人有道宜適其才用違其才則是棄其人也今臣孱病迂疎觸事齟齬環顧分義實無可堪之職但得親近 耿光時獻愚忠是乃區區志願也兵務重任豈能綜理况今軍政不修武備隳弛居圉空虛足兵無策尤非白面腐儒所可尸位也近來官職數易庶績不成者非徒時習之誤亦由用人乖方故也如臣者雖無疾病固不堪主兵而加以少有煩勞則輒發宿疾務劇之地決難久處雖欲竭智殫力少效涓埃其道無由惶懼悶迫不知所以爲計伏望 聖慈深察危懇亟 命改差以授可堪

之人

六條

啓 癸未

我朝昇平已久恬嬉日甚內外空虛兵食俱乏小醜犯邊舉國驚動僅有大寇侵軼則雖智者無以爲計古語有之先爲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今之國事無一可恃敵至必敗言念及此心寒膽破况今慶源之寇非一二年可定若不一振兵威蕩覆棲穴則大鎮終無寧靖之期今不及汲圖治蓄力以爲後計而因循牽補則豈特一隅之賊爲可虞哉竊恐意外之患有不可勝言者臣本腐儒濫忝兵官夙夜焦思敢獻一得而只陳梗槩其間曲折則必須面對細達矣

其目則一曰任賢能二曰養軍民三曰足財用四曰固藩屏五曰備戰馬六曰明教化

所謂任賢能者爲國有要君拱於上不勞而治者由賢者在位能者在職各效其誠與才故也今之授官固皆擇人而朝拜暮遷席不暇暖雖欲察任其道無由雖以周召伊傅之賢且才若今日授司徒明日除司寇則必不能成績只奔走勞苦而已况非賢才乎今茲數易有二道焉一曰呈病二曰避嫌欲矯呈病之弊則下教羣臣務實而不徇俗非實病則不呈辭間有託疾者隨現糾治必病滿一旬然後始呈辭初度滿一旬然後始許再呈再度滿一旬然後始許

三呈若一司一員呈辭則他員不得竝呈如有疾病不得已竝呈則必一司僉議入啓然後始呈如是則可矯呈病之弊欲矯避嫌之弊則凡臺諫除人物不合者外宜不以避嫌遞差祖宗朝臺諫雖被推不遞司憲府推考則下司諫院云人非堯舜豈能每事盡善今之大官被推行公者別無傷於廉恥而獨於臺諫必責以聖賢毫髮錙銖之失必至於遞耳目數易公論靡定固非爲國之體而因此遷移他官亦至數遞庶績之敗職此之由臣意請考故事復臺諫被推不遞之規然後可矯避嫌之弊矣但數易而失其任與久任而非其人同歸於不治自今大小之官

不拘常規廣收賢才務在人器相當而若大官之除
必詢問大臣而擇差苟得其人而信任之則毋使浮
言搖動然後庶有任賢使能之實矣

所謂養軍民者養兵以養民爲本不養民而能養兵
者自古及今未之聞也夫差之兵無敵於天下而卒
債其國者由不養民故也今之民力已竭四方蹙蹙
目今有大敵則雖使諸葛坐謀韓白領衆亦無如之
何矣何者無兵可調無粟可食雖智者豈能爲無麪
之不托乎此由諸色軍士苦歇不均歇者稍保而苦
者必逃逃則侵毒一族輾轉蔓禍甚至於一邨皆空
故也臣意別擇賢能設局委以軍籍推移苦歇式均

其役而軍士逃亡過二年者則更括閒丁以充其代
必使諸色軍士皆得支保而無侵徵一族之患則可
紓軍民之力其他休養生息之規則設局之後任事
者可以講究矣至於訓練之術則亦待養民然後可
議也

所謂足財用者足兵以足食爲本百萬之兵一朝可
散者由無食故也今之國儲不支一年真所謂國非
其國者也上下昭見此患而只諉之無可奈何不思
生財之道儻有大賊自南自北衝突而入則以何物
爲軍糧乎國儲之日縮有三焉一曰入寡出多二曰
繕道收稅三曰祭祀煩黷入寡出多云者 祖宗朝

稅入甚多而費用不廣故一年必有贏餘如是積年
至於紅腐勢固然矣今者一年之入不能支一年之
出而權設日滋冗官太多每以宿儲供經費二百年
積累之國無一年之蓄者誠可痛心臣意量入爲出
盡革不急之官無益之費而典守之官嚴明規畫不
被偷竊然後庶不至罄竭矣貉道收稅云者古者什
一而稅公用不乏而民亦無怨 祖宗朝以九等收
稅設法非不詳密而行之既久吏怠民頑每以給災
爲要譽之資今則以下爲上之上而一國之田
不給災者無幾國用安得而不匱哉勢至於此雖守
令之賢者不敢不給災者以民生日困徭役多端若

不解倒懸而只以不給災爲不負國則赤子尤不能
支仁人君子豈能忍之乎爲今之計莫如改定貢案
使田役減其十分之七八然後可量宜加稅以裕國
用也不然則公私終無足用之時矣祭祀煩黷云者
古之聖帝明王孰非大孝而祭祀以不黷爲貴宗廟
不過月祭而無原廟自漢以下始設原廟已非古制
輾轉承訛至於日祭則其黷甚矣國家於 宗廟各
陵行朔望祭於 文昭 延恩殿行三時祭此固出
於 祖宗追遠之誠孝而比於唐虞三代聖王之制
則難避煩亂之戒矣祭祀主於誠潔而 文昭 延
恩兩殿日上三祭故主者心怠狃於尋常饌物器皿

熟設不精洗拭不淨不誠不潔神必不顧帝王之孝豈在於此古者年凶則量減祀典况今舉國無儲非止年凶而已豈無通變之道乎臣意惟宗廟依前祭以朔望而各陵則只祭以四名日文昭延恩殿則只行日祭而廢二時之祀夫如是而齋心潔饌極其誠虔則於帝王之孝少無所損反爲有光祭需之費可減三之一焉祖宗之靈於聖上恢業拓基之誠孝有所感動而益享苾芬之祀矣

所謂固藩屏者京師是腹心而四方是藩屏也藩屏完固然後腹心有所恃而安今之四方郡邑無不殘弊而監司數易民不知道主之爲何人設使暴寇出

於不意風馳電擊則監司雖欲倉卒節制民不相信令不素行安能有所爲乎此必敗之道也臣意請合殘弊小邑爲一以紓民力選擇監司而久任之使以恩威著於一道而民素信服則平時可以休養緩急可以禦侮藩屏旣固則國家有磐石之勢矣或以監司之權太重爲疑此則不然中朝之任監司莫不率眷而久任者或十餘年未聞以此虞其權重也况今兩界之任不過二十四朔他道不過倣此而已二三年之間寧有自制一道不從朝命者乎旣擇其人則權重之患非所慮也

所謂備戰馬者今之國中戰馬最貴儻有調發軍馬

之事則只用步卒而已彼騎我步何以相敵今之島馬有籍而無其實歲損月耗假使不至故失散處諸島無異野獸緩急無以爲用臣意京外武士善騎射者試其才取其優等者使往牧場本道都事及本邑監牧官同監使武士就場中自擇壯馬之可合戰用者以入格之次分給而錄其禾毛色大小高低尺寸之數爲三籍一上于兵曹一送于司僕寺一留于本官使之善飼自騎每年終京則司僕寺外則本邑察其肥瘠以行賞罰若馬斃則告官檢馬屍若死於五年之內則量徵其價若死於五年之外則不徵其價臨事變則按籍收取以爲戰馬若其人從軍則許令

自騎如是則島馬不積於無用而臨戰有馬矣至如廣貿唐馬胡馬亦以此法分授武士則業武者不患無馬而國有緩急之資矣

所謂明教化者傳有之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孟子曰未有仁而遺其親者也未有義而後其君者也假使足食足兵苟無仁義則寧有維持之勢乎今之風俗薄惡義理都喪者固出於飢寒切身不顧廉恥而亦由教化不明無以振起綱維故也吳起一將之雄耳其言尙曰緩之以道理之以義動之以禮撫之以仁此四德者修之則興廢之則衰又曰凡制國治軍必教之以禮勵之以義使有恥也夫人有恥在大

足以戰在小足以守矣吳起猶有此說况今 聖王爲國豈不念教化之爲先務哉蚩蚩之氓一朝不可遽教當自教胄子始臣意太學及四學之官先擇其人使教士子而外方郡邑之校官雖不能盡得其人亦宜別爲規畫以興起儒風漸及於氓俗不宜置之無可奈何之地而已也

六疏後請罪 啓

無狀小臣獲戾旣重嬰疾又深輾轉牀席度日如年仰惟 天語洋洋盈耳感激隕越有淚如瀉狗馬之疾雖未差復不敢退伏私室扶曳詣闕復罄愚衷伏冀 睿察焉竊聞自古儒者進退不苟其進以禮其

退以義未嘗有負罪包羞係戀爵祿者也今臣極愚至陋固不敢望乎儒者雖然平日自處亦未嘗不以士爲期士而無恥曷足爲士哉今者臺諫旣以專擅權柄驕蹇慢 上爲臣罪日則是乃一罪也大臣爲臣分疏敦迫令出而猶不敢以彈章爲過當則臣之負罪至此而益驗矣若臺諫只斥臣之疵累而已則雖極重大臣固當虛受莫敢與較矣此則律之以無君而臣乃恬不動念晏然出仕則實非人臣之義也臣雖至頑獨不知國法可懼公論可憚而處之若無罪之人乎 聖諭勤懇旣至而國事艱虞日甚使臣少可堪忍則安敢固滯至此上不能承順 聖意下

有以違忤衆心乎 殿下獨以臣爲無罪不加辨覈而每以公論爲衆咻爲謗毀則臣固不敢承當而臺諫聞之豈安於心乎臺諫之停 啓者以久未蒙允且以臣爲非全然無恥者必知所以自處故姑退耳非以臣罪爲輕歇而可恕也臣若不知自處幸上之優容偃然從政則從前累疏只是固寵之計而無禮無義甚矣先失其身何以事君乎且臺諫旣以臣爲擅權驕 君則臣雖承 命而出臺諫豈容使無君之人終處正卿之位乎匹夫匹婦有罪無罪亦當分析使國人洞知然後可赦可誅無有所憾矣臣雖見棄於衆待罪崇班廉恥所係臣罪虛實豈合置

而不問終以負罪之容覲面於清朝乎爲國正卿而負罪耐彈則其爲朝廷之羞辱大矣此豈細故乎况今教化不明倫紀敦敗遺君後親利欲滔滔今使臣負無君之罪而仍叨主兵長官號令將士則四方聞之必將以擅權驕 君爲細愆薄過矣非但傷風敗俗之可虞其流之弊漸不可長矣伏望 聖慈明察義理務定羣情舉臣之罪咨詢左右爰及諸大夫使之稱量輕重如以爲可賞則臣雖未安敢不黽勉隨行乎如以爲實犯則雖加流放竄殛臣實甘心今茲仰控之辭臣固知非臣之所敢言亦非臣之所當言也然臣無仍冒之義而 上教之丁寧可感神祇臣

雖終日涕泣終夜繞壁而不知所以處身之地敢此
冒達情迫辭蹙不知所云無任俯伏待罪之至

議

立後議一

癸未

立後事若以世俗常情觀之無子故繼後有子則還
罷似無不可者但聖人制禮本意則斷不如此父子
之恩天性也劬勞鞠育昊天罔極而若爲他人之後
則便以所後父爲父而所生父視以伯叔父母降服
不杖期則是以劬勞鞠育昊天罔極之恩移于所後
之父矣定爲父子慈孝之心已固則雖生親子豈有
撓改之理乎且父之於子子之於父其恩情一也子

既捨生父而父其所後則父獨不能捨親子而以繼
後子爲嫡乎若父捨親子爲無理則子捨生父無理
尤甚矣聖人豈肯制禮立法以垂萬世乎子可捨父
而父不可捨子則是天下只有慈父而無孝子矣此
豈天理人情之本然者乎况父子君臣其爲大倫一
也是故父子之恩不重則君臣之義不明矣臣之事
君不可懷二心則子之於父獨可懷二心乎今茲爲
父者其意以爲彼非親子我若生子吾當罷繼爲子
者亦以爲彼非親父彼若生子吾當退去云爾則父
子懷二心以相賊苟且假合其家道何如耶是故禮
無罷繼之文而其論爲人後女適人者皆降一等而

女被出則有還服之文子無還服之議其不許罷繼灼然明矣聖人制禮本意固不可以世俗常情測度也且俗情之流無禮以防則大亂之道也癸丑年受教所謂論以衆子者雖引大明令而令所云云者只論義同兄弟均分財物耳非謂論以衆子也此教雖立而不久旋罷禮官誤置于新立科條之故至今猶存兄爲衆子弟爲嫡子甚乖情理此受教則不可舉行也夫以親子奉祀者經也以所後子奉祀者權也當權之時必欲從經則是任情棄禮也魏晉以下始有罷繼之議大明律亦循魏晉之舊也我國祖宗朝只於刑典用大明律他典未必行用

恐不可一一從律也今者廷議不一而睿旨亦於禮經有所未快竊恐因此任情棄禮則父子恩輕君臣義薄綱淪法斃大亂之道未必不由於此也但柳和則先王朝已許罷繼今不可追奉其祀只當依明令均分財物而比於世俗所謂三歲前收養子爲得矣其他已罷者不可追改自今以後立爲不罷之法永成金石之典則綱常倫紀庶得其正而天下後世之爲父子者定矣伏惟上裁

立後議二

爲人後者爲之子是常經通義無子而有子父子之倫已定反以所生父母爲伯叔父母則與親子無毫

女被出則有還服之文子無還服之議其不許罷繼
灼然明矣聖人制禮本意固不可以世俗常情測度
也且俗情之流無禮以防則大亂之道也癸丑年受
教所謂論以衆子者雖引 大明令而令所云云者
只論義同兄弟均分財物耳非謂論以衆子也此
教雖立而不久旋罷禮官誤置于新立科條之故至
今猶存兄爲衆子弟爲嫡子甚乖情理此受 教則
不可舉行也夫以親子奉祀者經也以所後子奉祀
者權也當權之時必欲從經則是任情棄禮也魏晉
以下始有罷繼之議 大明律亦循魏晉之舊也我
國 祖宗朝只於刑典用 大明律他典未必行用

恐不可一一從律也令者廷議不一而 睿旨亦於
禮經有所未快竊恐因此任情棄禮則父子恩輕君
臣義薄綱淪法斁大亂之道未必不由於此也但柳
和則 先王朝已許罷繼今不可追奉其祀只當依
明令均分財物而比於世俗所謂三歲前收養子爲
得矣其他已罷者不可追改自今以後立爲不罷之
法未成金石之典則綱常倫紀庶得其正而天下後
世之爲父子者定矣伏惟 上裁

立後議二

爲人後者爲之子是常經通義無子而有子父子之
倫已定反以所生父母爲伯叔父母則與親子無毫

髮之殊當以兄弟之序定其奉祀故宋賢胡安國有
親子而乃以繼後子寅奉祀父子既如此則祖孫之
倫亦定矣如靈川副正旹既奉壽璿之祀則其奉楊
原之祀無疑矣安嬪之祀則先王後宮非立宗之
比因一時特命定于河原君錕亦不害理矣若宗
法則決不可亂今以世俗常情歸重於親子則先
王立後之本意不明而父子爲假合之親倫紀紊錯
所係非輕伏惟 上裁

栗谷先生全書卷之八

